

赵元任研究

ZHAOYUANREN YANJIU

戎林海◎主编



赵元任博学多才
既是数学家
又是物理学家
对哲学也有一定造诣
然而他主要是一位蜚声于世的语言学家
赵元任对音位学理论
中国音韵学
汉语方言以及汉语语法都有精湛的研究
撰写和发表过大量有影响的论文和专著
国内外学者中享有很高声誉



东南大学出版社
SOUTHEAST UNIVERSITY PRESS

赵元任研究

戎林海 主编

东南大学出版社

· 南京 ·

内容提要

本文集收录了赵元任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如吴宗济、苏金智等人的纪念赵元任及研究赵元任成果的文章;此外,本文集还收录了有关方言研究、语言教学研究、研究方法与手段的文章等,总计三十余篇,以志为读者呈现从不同角度和视野研究赵元任的成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赵元任研究/戎林海主编.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4. 11

ISBN 978-7-5641-5206-2

I. ①赵… II. ①戎… III. ①赵元任(1892—1982)—人物研究②语言学—文集 IV. ①K825.5
②H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14983号

赵元任研究

主 编	戎林海	责任编辑	刘 坚
电 话	(025)83793329/83790577(传真)	电子邮箱	liu-jian@seu. edu. cn
出版发行	东南大学出版社	出 版 人	江建中
地 址	南京市四牌楼2号	邮 编	210096
销售电话	(025)83793191/83794561/83794174/83794121/83795801/83792174 83795802/57711295(传真)		
网 址	http://www. seupress. com	电子邮箱	press@seupress. 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南京玉河印刷厂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印 张	16. 5
版 次	2014年11月第1版	字 数	323千字
印 次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41-5206-2		
定 价	35. 00元		

* 未经许可,本书内文字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载、演绎,违者必究。

* 本社图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营销部联系。电话:025-83791830。

前 言

赵元任先生是一位蜚声中外的杰出学者，国际知名的语言学大师，中国现代语言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他的学问博大精深，兴趣爱好广泛；专攻过数学和物理，精通英文、法文、德文和日文，通晓多种地方方言并能熟练应用；本来学的是自然科学，后来转到语言科学，并倾注一生于语言科学的研究，孜孜不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学术成就，著作等身；他一生获得了两个哲学博士学位和三个荣誉博士的尊衔；他曾是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之一（其他三人是王国维、梁启超和陈寅恪），美国语言学会第一任会长。赵元任先生，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生来的语言学家、数学家和音乐家。”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个出色的翻译家，他不仅为英国学者罗素做过口译，而且在笔译方面——包括英译汉和汉译英——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他的翻译实践量虽不算非常大，但涉及的面却比较宽泛，有文学类的、科学类的，也有哲学类的翻译。

赵元任出生于 1892 年，逝世于 1982 年。2012 年是赵元任先生诞辰 120 周年，逝世 30 周年。为了纪念这位“永远的常州人”（赵元任语），缅怀他在语言研究等学术领域的丰功伟绩，激励学术研究的后来人，常州研究中心、常州赵元任研究中心、常州市语言学会、常州市翻译协会共同发起并于 2012 年 11 月 2 日在常州工学院举行了“赵元任与常州文化——纪念赵元任先生诞辰 120 周年学术研讨会”。与会近百名专家学者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和视野发表了学术研究的心得体会，表达了对这位学术伟人的敬仰之情。不少文章在深入研究相关主题上不乏真知灼见，尤其是一批中青年学者的文章，展现了不凡的功底与学术积累。为了更集中地展示这些新的学术研究成果，更好更全面地为赵元任学术思想的研究进行服务，遂产生了编辑出版一本论文集的想法，这个想法得到了不少学者的响应，尤其是苏金智先生，还特别将原先的文稿进行再加工后再发给我们，并充分肯定编辑出版这本论文集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现在这本论文集终于成型了，我们将其命名为《赵元任研究》，同时也对关心支持此文集出版的学者同仁表示

衷心的感谢。

这本文集之所以命名为《赵元任研究》，一是因为文集内容所决定，这样收录的文章类别可以宽泛一点，不一定非要集中在语法、语音、方言、语言教学或翻译的研究上，也可以将部分纪念性文章编辑在内；二是因为编者曾于2009年编辑出版过一本专门研究赵元任翻译的论文集《赵元任翻译研究》。《赵元任研究》文集既收录了赵元任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如吴宗济先生、苏金智先生等专家学者的扛鼎之作，也收录了一些中青年学者的力作；既收录了一批研究语言的文章，也收录了一些研究翻译的文章；此外还注意收录了有关方言研究、语言教学研究、研究方法与手段的研究以及纪念性的文章等等，共三十余篇。这些文章由于写作与发表年代及刊物格式要求的不同，有些地方如摘要、文献引用等不尽一致，为保存原作风貌，这次汇编时未对格式作统一要求，请读者见谅。

在编辑过程中，编者还通过有效渠道尽量与原作者联系，但时过境迁，有些作者难以联系，还望这些作者见到本文集后能主动与编者联系，以便及时奉上稿酬。

谨以此书深切怀念“常州大才子”赵元任先生，也望能在不久的将来再编辑出版第二本、第三本《赵元任研究》。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文集中难免有疏漏、错讹之处，还望广大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戎林海

于常州市锦绣花园未厌斋

2013年12月19日

目 录

赵元任先生在汉语声调研究上的贡献	吴宗济/1
赵元任对社会语言学的贡献	苏金智/10
浅谈赵元任的语言观——纪念赵元任《语言问题》出版五十周年	戎林海/19
浅谈赵元任的语言研究	逸 天/26
试论赵元任的语法思想	林玉山/32
赵元任先生的语用学思想	唐兴红/39
论赵元任的学术思想及其对现代汉语的贡献 ...	谢 同 黄成洲/48
试论赵元任对汉语语法研究的贡献	朱林清 刘松汉/54
赵元任对汉语语法研究的贡献	赵贤德 储丽莎/63
融汇古今 中西对流——赵元任早年的语言学研究及其影响	袁毓林/77
汉语句式特色之成因——赵元任先生古文句法研究之启示	薛凤生/84
赵元任与中国符号学研究	赵家新/93
赵元任与索绪尔之普通语言学和符号学对比研究	吕丽贤/100
语音形式的句法研究价值——赵元任《中国话的文法》的启示	黄灵红/107
赵元任与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纪念赵元任先生诞辰 120 周年	刘振平/112
赵元任先生对汉语教学的贡献	盛 炎/121
赵元任语调研究与对外汉语语音教学	常敬宇/128
赵元任对外汉语语音教学之贡献	郭立萍/133
奇人奇才译奇人之奇书——谈谈赵元任与他翻译的《阿丽思漫游奇境记》	戎林海 戎佩珏/142
赵元任翻译思想研究	李 静 戎林海/149
简析赵元任译《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的语言艺术特征	戎佩珏/157

从目的论视阈看赵元任译《阿丽思漫游奇境记》	戎佩珏/164
谈《阿丽思漫游奇境记》赵元任译本背后的多元系统	季传峰/170
赵元任对意义程度的研究以及对翻译中意义程度问题的探讨	唐兴红/177
重读赵元任《音位标音法的多能性》——兼谈方言标音的几个问题	吴 健/185
赵元任先生与常州方言语音研究	金丽藻/194
赵元任与常州吟诵文化——兼论吟诵传承里的几个语言问题	金丽藻/204
洞烛幽微 微言大义——读赵元任先生《语言问题》有感	冉育彭 魏际兰/211
科学进行方言研究的典范——重读赵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	莫彭龄 金丽藻/217
浅议赵元任语言研究的态度与方法	冯雪红/224
赵元任先生的外语教学观	唐兴红/231
大师已逝 风范犹存——纪念赵元任先生诞辰 120 周年	戎佩珏 戎林海/238
一代语言大师的语言习得之路及文化身份构建 ——纪念赵元任先生诞辰 120 周年	蔡宇学/243
赵元任濡化过程中的中国文化摹因分析	张美伦/250

赵元任先生在汉语声调研究上的贡献

吴宗济

摘 要:本文着重介绍赵元任先生对汉语声调研究的几项主要成就:(1)开展了汉语声调的记调方法。(2)创制五度制的声调符号。(3)归纳出北京话的连读变调规则以及字调与语调的关系。(4)指明汉语语调和英语语调根本不同之处:英语是声调曲线的起伏,而汉语是基调高低的差别。他这看似简单、实是精辟的论断,足为今日研究语调的指针。本文并对他那常被人们误解的、关于字调和语调关系的“代数和”、“小浪加大浪”的生动比喻,加以解释和澄清。

关键词:赵元任;汉语;声调;字调与语调

一、前言

赵元任先生(1892—1982),在1910年由当时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毕业去美国留学时,才18岁,4年后,从康奈尔大学毕业,又4年在哈佛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但是,此后他蜚声于国际上的,却是他业余所感兴趣的语言和音乐理论与作曲。据最近他的两位女公子所辛勤搜集的遗著来统计,如兰的《赵元任音乐作品全集》有创作、合唱、伴奏、配乐等大小共132首;新那的《赵元任著作目录》(是作为编辑全集的预备工作的)收有自1915年至逝世前不久止,共300多种;其中主要的是语言学论著,内容几乎包括了当时语言学界关心的一切项目。今日的语言学研究虽已有了很先进的仪器和有价值的文献,但某些在目前尚在争论的问题,例如音位学的范围,几十年前赵先生早已有了言简意赅的说法;还有一些在当时尚在萌芽中的新兴学说,如“区别性特征”理论,他也有独到的见解。在今日看来,这些仍是具有指导意义的。赵先生的语言学论著中,诸如语法、语音、语用,以及传统音韵学、方言调查、“国音”的标音和教学等等,都已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地位。他在作曲中,把汉语声调和歌曲旋律密切配合尤为独创;而语音中关于汉语声调的研究方法和记录手段,至今犹不减其生命力,尤为中外学者所乐用。笔者在抗战前几年,虽曾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

研究所,作为他的学生和研究助理,但因战争年代的影响,追随时日较短,只有3年左右,未能多事请益,对他的博学多闻,无法作较为详实的传述;但从他当年对我们的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培训中,以及历年来自己在研究岗位上,从他的有关著述中,边用边学,也多少得到若干体会。现在借此清华国学研究院70周年纪念会讨论四位大导师的学说之际,愿把赵先生对汉语声调研究的卓越贡献,提出几点,以供讨论。

二、开创汉语声调的记调方法

在20世纪前,由于物理知识的不够普及,人们对言语声的认识比较模糊。我国自齐梁时代(公元500年左右)开始有了“四声”的说法起,一直是用“读苦”或“以类相从”的办法来解释声调的。例如梁武帝问他的臣子们:“何谓四声?”回答是:“天子圣哲”或“天子万福”。只能用同样四个声调的字来“互训”。关于调值的描写,千百年来只有宋代释处忠的四句口诀,“平声哀而安,上声历而举,去声清而远,入声直而促”,及明代释真空的《玉钥匙歌诀》:“平声平道莫低昂,上声高呼猛烈强,去声分明哀远道,入声短促急收藏”的描述,但究竟所记调值多高多低,声调是何处方言,都使人无从捉摸。直到20世纪的20年代,才由刘复和赵元任两位大师,各自从西方引进了新技术,几乎同时用实验说明了声调的高低是声带振动频率的变化现象,是可以用仪器测量出数据的。刘先生用当时法国带回来的测量声波的“浪纹计”,并改进创制了“刘氏声调推断尺”,使从声调频率对数值描绘调线得到很大的便利,并由此测得了几十处汉语方言单字调的音高数据,可惜他逝世较早,未能有更多的进展。赵先生则除调查多种方言的单字调之外,更注意到连续语言中的声调变化。他天赋的音乐感和细致的分析,使他凭简单的音高管和耳听来定调,就能测定并绘出各方言中的多变的调型。

赵先生还经常注意如何改进分析声调的仪器。他指导我设定改装电动浪纹计;并请上海中央研究院物理所的丁西林所长帮助研制一套“自动音调记录仪”,打算较好地分析和描记声调。可惜工作进行得差不多,即值“七七”事变,各所西迁,只得停下来。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由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完成这项任务。

三、创制五度制的声调符号

语言的声调绝对值的记调手段,在研究或调查报告中,必须能做到简单明了;而且要形象化,一望而知,并能令读者迅速准确地看图识调,能读出与原音很像的音。用上述的频率记调方法,既费力耗时,又缺乏直观,在研究个别音例是可以的,如作大量的语言调查则失效了。赵先生于1930年在巴黎的国际语音协会IPA会刊——《语音学大师》上发表了一篇“A System of Tone Letters”(“声调字母”,亦称“调符”)的文章,对汉语字调,不论其绝对频率高低,调域宽窄,人身区别,情绪紧松,都能把它“一致化”(规正化)为五个等级。调符以直杆为标,在右边划上横线,走势平曲不等,来代表声调的高低起伏。据原作者的解释:

(声调的)某一声所以为那一声,它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如果把音高的程序分成‘低、半低、中、半高、高’五度就够了,很少有时候儿得分到五度以上的这么详细。……声调这种东西是一种音位,音位最要紧的条件就是这个音位跟那个音位的不混就够。

这个五度符号还可以用数目来表达,由低到高为“1,2,3,4,5”。用几个数字表达调势,如北京的四声:“55”为高平的阴平,“35”为高升的阳平,“214”为低降升的上声,“51”为高降的去声。这样,在调查记音时,可以不用仪器,凭耳听判断来定出调级和调型,非常便利。这对于一般语言工作者来说是足够准确了,而且在印刷中刻就一套调符的铅字,与汉字同排,也很方便经济。这套调符是个革命性的发明,把前此西方人记汉字声调用各种记号加在字顶、用数字缀在字尾,要高明多了。所以此法一出就不胫而走,国外的文章中不但用于汉语研究,即在有些少数民族的语言调查中也有采用的了。

用五度值记声调是否够用?不一定给予限制,有些场合用三度、四度也都行。最近有美国学者对世界上几百种语言作过统计,得出的结果是,人类所有的语言其调位的等级没有超过五度的。这更足以说明“赵氏调符”是放之四海而皆能应用的。

四、归纳出北京话连读变调的规则和字调与语调的关系

一般汉语方言在几个字连着说出时,原来的字调往往彼此影响而变了调形,这称为连读变调。这是语音的同化作用,近来叫作“协同发音”。赵先生很早就指出:“官话”中最常见的两字连读变调是,上声后

接有非上声,变半上;两上相连,前上变阳平;两去声相连,前字变半去等等。这些现在已成为一般普通话语音教材中必备的内容了。此外,三字相连,又有若干变调规则。这在赵先生的著作中,特别提到了三字中首字为阴平或阳平,次字为阳平,则次字变阴平。这一类的连读变调规则,虽然现在看来还不够全面,但在当时却是最先提出。它对后来的语音教学和研究,是起开创作用的。至于北京音的单字调和多字连读变调,在语句中受到语气的影响而又有许多变化,它们有无规律可循?这个问题困扰了语言学界多年,至今还不能说得到满意的解决,已成为汉语语音处理中的一大障碍。赵先生早在半个世纪前就十分注意这个问题了。他在1928年的《现代吴语的研究》中,对声调的多变问题有如下的一段叙述:

……字调的绝对音高往往跟着人的嗓子,跟临时的精神变的。这种变化于字在语音上的地位不发生意义的,所以要作比较的时候,得要取发音者当时平均的音高做水平线来量他字调的相对音高。有一样难处是读者假如前后不是在同等的精神,假如不一贯,所读出来的就会不在同一个调(key),那就取平均音高也没有用了。

还有一层是非但绝对音高,连音程(interval)的绝对大小,也看发音者的精神跟脾气变的。高兴的时候或是不怕难为情的人容易用大一点的音程,不起劲或是怕难为情的时候就会把音程减少(曲线上下挤扁)。关于这层暂时没有想到好法子把材料改成一致的。

这两段话把汉语声调的性质及其变化的复杂性全都概括了。前一段是说字调调形的变化,后一段是说语调调阶的变化。当时赵先生还比较谨慎地说暂时无法把它平均出一套规则。但到后来在他的其他论著中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可是这两个问题至今还是汉语调处理中的难题,这将在下文详述。

汉语普通话及多数方言的每个句子都是由若干短语组成,它们各包含多寡不同的单词、复词、直接成分和连接词、语气词等结构。在成句的语调中,除少数还能保留原有的调型外,大部分受连读变调的制约及语气韵律的影响,而产生不同的语调模式。因此,一句语调中,既有表层的语气成分,又有底层的单字、连字变调成分。它们混合乃至化合在一起,调形十分繁复,很难分析清楚,以致还有人把表里调形都当成语调的模型来处理。这在国外学者把人们的语调模型拿来套用在汉语语调上尤为常见。在当时很少有人研究语调,而且即使有研究,认识也还很模糊的年代,赵先生早就给汉语的字调与语调关系明

确地下了定义：汉语的字调是表义的，而语调是表情的。它们之间的关系：一是“代数和”；二是“小浪加大浪”；三是字调调域受语气的影响，犹如画在橡皮上面的声调线，可以伸缩的。他的这种深入浅出的比喻是非常形象化的。

关于汉语的字调与语调的关系赵先生早在他的1932年用英文写的《英语语调对比》论文中就已指出：

（汉语的）任一词（any word）在任一语调（any intonation）中说出时，都不会丧失它的词性区别。语调只能（only）表达语气、情调、用途，等等。

他那“任一”和“只能”的逻辑语法，都是力图表现出十分肯定的语气及毫不模棱的论点（这也说明赵先生行文的严格逻辑性），说明字调在语调中是仍旧保持其有区别性的词义的；换言之，也就是仍旧保持其有区别性的调型（包括其变体）的。

赵先生所说字调与语调的区别，简而言之，字调（按今日的更为确切的说法，应该还包括连读变调）是表义的；而语调是表情的。这个问题非常清楚了。但是为什么现在还有人误解他的“代数和”等的说法？字调与语调的关系是“代数和”，这个说法一再出现在他的著作中，现在引一段他在1959年的《语言问题》中的一段话：

我讲各国各种语调，现在就有个问题，就是：如果一个语言它自己有字调（阴、阳、上、去或平、上、去、入之类），那么怎么能再有语调呐？比方外国人学了中国话，他学了“买”升，“卖”降，可是他平常用惯了肯定的调是往下，“这个东西我要买”的“买”，就变成了“卖”了，同样，问话他要往上升，所以他要说“这个东西我要买，你卖不卖？”就说的象“这个东西我要卖，你买不买？”了，这就是因为语调把字调给盖掉了，那么语调、字调这两个东西，怎么能够给它合起来呐？就是：语调跟字调可以并存，它们两者的关系，是个代数和。怎么叫代数和呐？因为代数里有正有负，正的加正的越加越大，负的加负的越加越负；正的加负的，它就相消了，看是哪一个多一点，它就往哪一边儿。

这一个说法给学过代数的人可能这样理解：如果句尾是个降调的去声字，在疑问句里句尾要升（一般是这样认为），两下里一抵消，或升过了头，那么，这个去声岂不变成阴平、甚至是阳平了吗？反之，如句尾是升调的阳平字，在平叙句里句尾要下降，也会抵消甚至变成去声。这是结论下得太早了。因为下面还有一段补充的话，却很重要。这些话最早是写在国语课本里教外国学生学北京话的，是针对外国人容

易犯的毛病来说的。原文较长,现在举要说明。他用说姓“陆”和姓“何”两个字作例(有的文章里用姓“陆”与姓“王”),这两个语调中再有变化,也不能说成姓“卢”和姓“贺”。他说语调和字调“虽然局部相消,可是你还听得出字来”,接着他再用一个“小浪加大浪”的比喻。原文是:

再有一个比喻,就是你拿字调跟语调比小浪跟大浪。大浪在那儿起伏,每一个浪头仍旧可以有小波儿。所以字调在语调上,就仿佛小波在大浪上似的,都可以并存的。

这段话如果让懂点物理学的人来理解,就能得到正确的答案。我们可以想象,投掷一个小石块到平静的水面,就造成一圈一圈的波浪纹,不断地由中心向外扩散。这时附近如有什么原因激起了大浪(例如有一条船过去),一个浪头(注意,不是浪花)打来,浪峰就把那个浪圈托高(随着浪谷的到来,这个浪圈又会落下)。所以字调的“小浪圈”在语调里被语气的“大浪头”托高,于是起了近似“代数和”的结果。所增加的是调阶,而不是改变其调形。正如小浪圈“骑”在大浪峰上面,其浪纹模式在一定时间内还是保持不变的。所以如把小浪加大浪的“代数和”理解为字调的平均调高与语调的平均调高的代数和,而字调调型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这就证明了字调的“不会丧失词性的区别”,语调的大浪把字调的小浪托高,“只是”起了“表达语气、情调等”的作用。

字调与语调的关系已经清楚,但二者变量的表达方式是否相同呢?赵先生在另一本著作中有很精辟的几句话说明两者是不同的;但因字数不多,就不大为人注意了。他在1968年的《中国话的文法》中的《语音》一章列举了北京话的13种语调,在“先扬后抑调”一条中的一段话是前所未有的。他说:

句首的短语或小句的语调略高于结尾的短语或小句。这种语调的差别不同于英语:第一,汉语两部分之间的差别不大;其次,汉语只是基调的差别,而不是象英语那样上升或下降的曲线。

这几句话可以说是总结了他以前关于语调的许多描述,给了明确的定义。就是:字调的表达方式是调形(曲线),功能是表义的;语调的表达方式是调阶(基调),功能是表情的。按现在的实验结果,字调应该包括词调及短语的连读变调,在语句中其调型基本上是保持不变的;而语调只是基调(嗓门)的变化,一般对调型是没有太大的影响的。

至于基调的起伏对调域的大小有没有限制,也是个重要问题。关于

调域的伸缩,赵先生的解释是:如果语调的调域宽了,字调的调域也就跟着展宽,反之亦然。他的橡皮上画调的比喻是很生动的。但两者展宽或缩小的比例怎样?什么样的语调,调域该展缩多少?这在当时的实验条件下,要解决这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是困难的。不过他的解释是合理的。由于调阶的抬高,字调(譬如“四声”)的五值也跟着抬高和拉宽了。因为四声调值之间的关系,不是线性的绝对值,而是对数的相对值;更确切地说,是音乐性的旋律值,所以赵先生1925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时调查吴语方言,就不用频率记调而凭耳听,用十二平均律的半音阶来记调,并加以平均。两三年后,他的五度调符问世,对声调的记录就更为便捷了。

五、提倡写作歌曲或歌词要照顾字调与旋律的配合关系

我国旧时作词谱曲,常有两种规则。一是先有词而后配曲的“度曲”,一是先有曲而后填词的“倚声”。文士艺人对词调与曲调的配合是很讲究的。近年来作词的文人已不计较曲调为何,而能按词牌规定的四声平仄往里填字就合格了。比较有传统的戏曲艺人,在填词或配谱中,还能考虑到字调与曲调的“合辙”而避免“倒字儿”,但是现代的歌唱就几乎根本不理睬这一套了。这对于歌声的和谐悦耳是有影响的,而听者对歌词的理解就更有关系。这个问题由来已久。赵先生早在1928年出版的《新诗歌集》的自序中谈论了语音与音乐的关系,如:“吟跟唱”,“诗跟歌”的关系等。他对自己为诗歌配谱作了不少开创性的试验。在“本集的音乐”一章有一段说明:

在字音跟乐调的关系上我也做了一点试验。在外国没有平上去入的语言,什么字都可以怎么唱。只有一个很严格的条件,就是字的轻重音(stress accent)须得跟音乐的轻重音相合。在中国轻重音固然也须讲求,但不必象外国那么严格;可是字的平上去入,要是配得不得法,在唱时不免被歌调儿盖没了,怕听者一方面不容易懂,一方面就是懂了,听了也觉得不自然。……所以中国填曲子有一定的规律,非但要讲平上去入,并且还要讲声纽的清浊。可是这种规律有两种定法,一种是积极的定法,就是说逢甚么声(四声)唱什么乐音,或是有限几种可选的唱法,那样一来就把音乐弄得太死了,简直没有创作歌调儿的余地了,结果就还是吟词而不是唱曲。……要是只有一种消极的规律——那也无所谓规律——只是定一个很笼统的范围。在这范围之内仍旧有无穷变化的可能,那就又可以保存原来的字调,又可以自由作曲了。

从上述可知,赵先生作曲是既保存了字调,又不妨碍作曲的自由。他把乐调配字调的原则归纳为如下的几条:

1. 平声字用平音,平音又以 1、3、5 为合宜,但也不一定用它们。如用变化音,当以先高后低为宜,但花音不在此例。

2. 仄声字用变化音(一字先后几音,或用 2、4、6、7 平音,但也不一定用它们)。

3. 平仄相连,平低仄高(这样仄声就不必用变度音或 2、4、6、7 了)。

4. 以上三条只用在一句的重要的字上,尤其是韵字,其余的字可以毫无规则。

赵先生按他的作曲规则写了很多轻松的、严肃的歌曲和乐章,他也仿民歌风格写了一些按方言字音和声调来唱的曲子。如:苏州音和北方音的《船夫号子》;无锡音的《卖布谣》以及天津音的《教我如何不想他》。赵先生写歌曲也和他写学术论文一样,快速而认真,而且富于研究精神,有时为一个主旋律会写成好几种变奏。这和他语音的研究兴趣和修养是分不开的。

参考文献

赵元任先生的主要声调研究著作目录:

- [1] 赵元任. 中国言语字调的实验研究法[J]. 科学, 1922, 7(9).
- [2] 赵元任. 现代吴语的研究[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68 年.
- [3] 赵元任. 一套标调的字母[J]. 方言, (2).
- [4] 中研院史语所. A Preliminary Study of English Intonation (with American Variants) and its Chinese Equivalent[C]// 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庆祝论文集. 北京: 中研院史语所, 1932.
- [5] 中研院史语所. Tone and Intonation in Chinese(中国字调跟语调)[J]. 中研院史语所集刊, 1933, 4(3).
- [6] Yuen-ren Chao. The Non-uniqueness of Phonemic Solutions of Phonetic System[J]. 中研院史语所集刊, 1934, 4(4).

- [7] Yuen-ren Chao. *Tone, Intonation, Singsong, Chanting, Recitative, Tonal Composition, and Atonal Composition in Chinese*[M]. Roman: North-Holland Pub. Co. , 1956.
- [8] 赵元任. 语言问题[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 [9] 赵元任. *Language and Symbolic System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8.
- [10] 赵元任.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赵元任对社会语言学的贡献

苏金智

一、引言

赵元任是 20 世纪初我国科学界、语言学界和音乐界的先行者。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称他是中国汉语语言学之父,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也这样称呼过他。他在汉语方言学、语音学、词汇学、语法学、文字改革等方面做了许许多多的开创性的研究。在这些方面的研究中,都贯穿着他的许多社会语言学的语言观。陈原先生多次提到他自己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受到赵先生的影响。最近,陈原先生在著作《赵元任学术思想评传·序》中又进一步提出赵元任是创始中国社会语言学的先行者。

社会语言学研究虽然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兴起之后才逐渐为人们所重视,但是赵元任从研究语言学开始,所研究的问题就与社会语言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1916 年,他在《中国留美学生月刊》上发表的一篇叫“The Problem of the Chinese Language”(《中国语言问题》)的论文中认为,要适应人们复杂的生活需要,就要对中国语言文字的现状进行改革。语言的发展是在意识的变化和发展的影响下改变个人语言使用习惯的情况下发生的。他批评学者们习惯于把自己限制在对语言的传统部分研究中,害怕接触粗俗的语言。对语言进行全面的研究,就必须考虑所有的方面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他所说的方面当然包括了语言的社会属性,也就是说语言研究应该同时研究语言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1928 年赵元任在《现代吴语的研究》中提出了不同派别的概念,这一概念至今已为社会语言学工作者和方言研究者广泛运用。1931 年他用现代语言学的方法对我国的反切语进行了调查研究,成为现代中国秘密语研究的开创者。在长期语言研究,尤其是方言研究的实践中,他对语言的地域变异、阶级变异、年龄变异等问题的研究都作出了贡献。虽然 20 世纪 30 年代以后他接受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注重语言结构的描写和形式化,但是他一直都注意研究与语言结构有关的其他方面,尤其是与社会文化因素有关的方